

赌一把嫁盲男友 20年后他成模范



周武生和妻子江书芬很恩爱

她至今认为,自己是被丈夫“骗”进门的:第一次见面相亲时,他就双目失明了。见他喂猪、煮饭样样干得欢,粗心的她硬是没看出来。

如今,20年婚姻生活过去,她却越来越感谢丈夫当初“骗”了自己……

自强模范是“耳朵”

7月22日,重庆万州区牌楼办事处石峰村4组武生养猪场。周武生早早起床,为500多头猪倒食、喂水。

“老周,你硬是‘耳朵’呀,把你媳妇将就得那么好,一个人摸着喂那么多猪。”见周武生忙个不停,邻居张成良又开起他玩笑。

“哪个说我是‘耳朵’?平时,她都和我一起做这些。今天不是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嘛,怕错过了,我让她当我的眼睛盯着电视,有动静好喊我。”周武生笑着解释,却招来妻子江书芬悄悄揭底:“他呀,很多事自己抢



夫唱妇随一起养猪

着做,生怕我累着了……”

江书芬脸上满是甜蜜的笑,一边说,一边拨通娘家大姐电话:“姐,马上有日全食了。武生让我告诉你们,不要用眼睛直接对着太阳看……还有,他前两天刚从北京回来,评了‘全国自强模范’哦!”

自从父母几年前去世,江书芬就把大姐家当成娘家,时不时打个电话。

相中的对象是盲人

江书芬是万州区武陵镇人。1989年,她刚20岁,大眼睛、白皮肤,出落得秀气大方,邻居上门给她提亲,对象正是周武生。

到周家相亲时,羞涩的江书芬没好意思仔细看周武生,只知道他一直忙着喂猪、喂鸡,跑前跑后。上厕所的间隙,江书芬偷偷瞄了几眼正在厨房忙碌的周武生,发现他不仅人长得“精神”,切菜、炒菜这些细活竟也做得利利索索。这偷偷一

瞥,让江书芬好感顿生。

之后,两人开始频繁往来,并定下终身。唯一让江书芬不满的是,交往好几个月,周武生总说家里太忙,一直没亲自到江家拜访。

5个月后,周武生和江书芬一同走亲戚。出发时,周武生坚持让江书芬走前面,不愿并排走,说农村狗多,自己走后好挡狗。这“细心”的举动,让江书芬感动不已。

没想到,这感动很快就变成了愤怒。

路上,走在前面的江书芬好几次跟周武生摆龙门阵,都听不到回应。回头看时,发现周武生总是远远落在后面。

又一次说话没听到回答时,纳闷的江书芬悄无声息地转过头,发现身后的周武生走得很蹒跚,两手不时在身侧挥舞探路。江书芬用手在周武生面前挥了挥,发现对方没丝毫反应——恋爱了5个月,才发现恋人竟是个双目失明的盲人!

敬佩他决定赌一把

这一发现,把江书芬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女友的异常沉默,让周武生明白自己几个月的苦心掩饰已穿帮了。他主动坦陈一切:“是的,我双目失明,是个盲人。”

周武生从小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只有微弱视力。19岁那年,为给弟妹挣学费,在河坝拉沙的他没睡好觉。之后,本就有问题的眼睛出现视网膜脱落,双目失明,从此只有极微弱的光感。

周武生说,失明后自己在床上躺了两个月,也曾想到死。当年轻的父亲拿过他手里的农药瓶,抱着他失声痛哭的那一刻,他改变了主意——为子女,有什么权利让父母如此伤心?

就这样,周武生又站了起来。他学会了喂猪、煮饭,甚至切洋葱丝……江书芬上门相亲时,他已能正常在家里忙进忙出,以至于她在恋爱5月后才发现他是盲人。

“对不起,我知道这样瞒你不对。但你也看到了,没有眼睛,我照样可以正常生活。相信我一定会给你幸福!”听了周武生的述说,原本很生气的江书芬内心变得很复杂,除了愤怒,还多了些同情和敬佩。

她隐隐觉得,眼前这个没了视力的男人,非但不比其他正常男人差,反而多了一些常人没有的毅力和坚强。加上当时两人已经私定终身,思来想去,江书芬决定认了:事到如今那就赌一把,谁叫自己那么粗心呢?

都说她傻人有傻福

得知江书芬决定“睁着眼睛瞎瞎子”,江家父母和亲戚坚决反对。

江书芬是个倔强的人,父母越是反对,她越是坚持,没一分钱嫁妆,嫁进了一穷二白的周家。新婚之夜,周武生抱着她发誓:“10年之内,要是我给你买不了冰箱、彩电,我就跳长江……”江书芬说,那时的周家连个板凳都没有,每顿的稀饭都没着落,还谈什么冰箱、彩电?

周武生不是随便说说。婚后,他每天没日没夜地种庄稼、喂羊、喂猪。很快,他们就翻修了房子。用修房子剩下的4000元钱,从没做过生意的周武生和妻子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开业第一个月,就净赚1000多元。

1996年,靠着开废品店的收入,周武生实现了诺言,不仅买了房子,还添置了冰箱、彩电等全套家电。眼看女儿过上小康生活,父母终于原谅了女儿。断绝关系近8年后,江书芬第一次回了娘家。

江书芬恋爱5个月才发现对方是盲人的“糗”事,成了别人多年来的笑话。姐妹王长英等人说,江书芬一直大大咧咧,但没想到能粗心成这样。但确实是“傻人有傻福”,她现在的婚姻比很多人都幸福。

盲丈夫成自强模范

结婚20年,周武生一直对江书芬呵护备至。

2001年,周武生夫妇已经有了十五六万元积蓄。此时,废品收购站面临拆迁。考虑到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猪肉需求量增大,周武生决定拿出所有积蓄开办养殖场。

没想到这个决定遭到江书芬极力反对:万一投资栽了,这些年挣的辛苦钱岂不是打了水漂?

两人为此吵了几次。一次争吵中,没拿到钱的周武生向妻子抡起了拳头……这一架后,两人闹起离婚。

周武生执意办起养殖场,他不仅把积蓄全部投了进去,

还瞒着妻子向亲朋借了20多万元。

养猪场建成后,第一批就进了150多头猪崽,没妻子帮忙,周武生只好整天泡在猪场。一次下楼梯时,看不到的他从楼上摔下,小腿骨折。江书芬终于心软,看到丈夫铁了心,只好妥协,搬到了养殖场。

为学养猪知识,周武生买来一大摞书。但江书芬不识字,周武生只好让刚上小学的女儿每天晚上一边查字典一边给自己念书,他则拼命将女儿念的记下来;为掌握打防疫针的技巧,他专门请来街道兽医,到猪圈里手把手地教。只要一有空,他就往猪圈里跑,把一头头猪从头摸到尾,熟悉每一个部位。

凭着一股钻劲,周武生很快成了行家,不仅学会用手摸着给猪儿准确定位打针,还能自己配制猪饲料,每头猪成本节约50元以上。如今,他只要一听到猪儿叫,就能说出这头猪有多重,差距不超过2公斤,让猪贩子惊叹不已……

2006年度,周武生被提名“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候选人;今年7月,他又被中国残联、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评为“全国自强模范”。

仅去年,武生养猪场就出栏肥猪600多头,纯收入30多万元。今年预计全年可出栏商品猪1000多头,“到时,再把猪场扩成5000头规模的养殖场,多请几个人,书芬就不用亲自来猪场做事了。”听着周武生的计划,江书芬心里美滋滋的。 据《重庆晚报》

走不出失恋阴影 小伙1天抢劫3次

在上海一个城市角落,一天之内曾发生三起抢劫案。令警方惊讶的是,这三起案件的犯罪手法惊人地相同。那么,是谁如此疯狂作案呢?

案件破获后,一个面相稚嫩的年轻人站在了警察面前,他承认,他抢劫不是为了钱,说到犯罪动机时,他的面容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黑衣人一天三次抢劫

2008年7月13日上午8点,一个平常的夏日早晨,一个年轻的身影在路上匆匆行走,黑色衣服上的帽子紧紧套在头上,脚步仓促而鬼祟。

突然,黑衣人停下了前进的脚步,转身走进路边一家小网吧。“豪维网吧”的招牌在早晨太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正是放暑假的时候,网吧里聚集了附近正放暑假的学生和一些外来务工人员,空气混浊而压抑。

网吧的前台工作人员听到有人进来,头也不抬地说了句:“身份证”,然而她怎么也料想不到迎面而来的却是一把亮闪闪的尖刀,“把钱交出来”,黑衣人的声音低沉而紧张。面对威逼,吓坏了的女孩只能乖乖地交出柜台里所有的钱。

然而罪恶还远没有结束。就在夕阳渐渐开始笼罩这个城市时,黑衣人又故伎重施,用同样的手段抢劫了另一家网吧。这两次抢劫他一共劫得近5000元钱。

夜幕完全吞噬了城市。在那个疯狂的晚上,在黑暗的角落里,这个黑衣人胆大妄为地实施了那天第三次抢劫行动。被尖刀刺伤的无辜路人交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财后慌忙逃离。

人行天桥上,当一袭黑衣的男子欲再次实施不法行为的时候,闻讯赶来的附近民警当场抓获了他。普陀区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小联(化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劫取公民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被告人王小联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王小联以暴力的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据此,法院依法判处被告人王小联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

甜蜜的爱情匆匆而过

这个看起来有些丧心病狂的黑衣人,其实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的助理工程师,名叫王小联,出生于1982年。王小联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这个飞速发展的大都市中完成了自己平淡而快乐的中学中学时代。2001年参加高考,由于发挥失常,原本成绩优异的他只考上了大专。但王小联并没有放弃,四年之后他再次考取了东华大学自动化专业,由专升本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大学生活单纯而浪漫,朋友之中有一个叫瑶瑶的女孩子特别引起王小联的注意。那是一个充满活力、开朗外向的女孩,有她在的地方就有欢笑。对于王小联而言,那种阳光般的感染力有着巨大的吸引作用。开始的时,王小联只在角落里欣赏瑶瑶,陪她一起大笑,分担她的忧虑。渐渐地,两人越走越近。瑶瑶虽然嘴上没有表示,但心里早已察觉出王小联对她的那份心意,每次王约她出去玩时,瑶瑶从没有拒绝过。

终于有一天,王小联对瑶瑶表达了长久以来积压在心中的爱慕之情。“做我的女朋友好吗?”正式交往后,王小联对瑶瑶更是疼爱有加,不要说上街主动帮女朋友提包,甚至在瑶瑶不方便的时候还会去超市帮她买女性用品。对于瑶瑶时

不时发一些小脾气,王小联总是特别宽容地对待。对他来说,这些都是瑶瑶可爱的小“作”。当然两人也会有吵架的时候,致人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周围的朋友嘲笑王小联是个十足的“妻管严”,但他自己却总是身在其中,甜在心里。

然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再浓烈的爱情也会有慢慢变淡的一天。渐渐地,王小联发现,瑶瑶在他面前似乎变了一个人,笑容少了。尽管王小联还是那么体贴,但他发现这些温柔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了。终于有一天王小联决定向女友摊牌。“瑶瑶,你最近怎么总是躲着我?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你发生了什么?”王小联关切地问道。“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但是我们并不适合在一起。你给我的感觉并不是我要的那种。你是个好人,一定能找到一个真正适合你的爱人,但那个人不是我。”说完这些,瑶瑶转身离去,留给王小联一个美丽而又残酷的背影。

患心理疾病曾试图自杀

久久不能缓过神来的王小联呆立在原地,回想起自己对瑶瑶无微不至的关怀,想到他们在一起时的快乐时光,他怎么也没法接受失去这段感情的现实。

失恋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之后的很多时间,王小联都选择一个人在寝室里度过。要么窝在被窝里睡觉,要么整日对着电脑打游戏。周末回家的时候,父母发现平时十分懂事温顺的儿子脾气却突然暴躁起来,有一次甚至发展到动手打父母的程度。最可怕的是,父母发现王小联曾经偷偷自杀过一次,所幸最后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儿子的巨大变化让母亲十分担忧,一方面她希望从儿子

那里知道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她又不想把儿子逼急。于是在一个周末的时候,王小联的母亲拉着儿子来到精神卫生中心,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儿子走出心理疾病。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王小联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和强迫症。在和王小联沟通后,医生告诉王妈妈,王小联对自己极度没有信心,认为自己是个废人,所以才会走上自杀的道路。

“医生,我的儿子本来是很听话的,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一定要救救他,不能让他就这样废了呀。他还那么年轻,路还很长,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们都会给他看病的!”王小联的母亲痛苦地祈求着。

“放心吧,我现在给他开点药,吃了能稳定他的情绪,但你们平常要更加注意他的行为举止,定期到我这里来复查,多和他沟通,让他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医生说。

此后,对于王小联的情绪状态,父母更加严密看护着。而王小联本人对于治疗也比较配合。在复查中,他向医生承认自己曾经有很多次自杀的念头。“我想过撞火车,跳楼,割动脉。但是我真的自杀那次用的是安眠药。我不想活了,我是个废人,什么都做不好。”

医生说:“你爸爸妈妈真的很担心你。以后有什么事情就和他们商量,别一个人闷着,定时吃药。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别一时冲动就毁了自己。”听了医生的话,王小联的眼里满含着眼泪,渐渐低下头去。

疏忽之下他走上不归路

通过药物控制和心理疏导,王小联的情绪逐渐稳定起来。重新投入学业中的他也慢慢恢复了往日的阳光。就这样

一天天过去,到了毕业的那天,从前的朋友们分开了,所有往事也理应都随风过去了。

然而很多凌乱的思绪却仍然会不时地在王小联脑中漂浮,大部分时候那是如梦境般的虚幻,而有时却会清晰得仿佛触手可及。

从学校出来后,王小联找了几份工作,但因为不合他的心意,所以通常都做不长。时间一晃来到2007年,在父母的帮助下,王小联终于在一所著名的大学里当上了助理工程师。工作环境和待遇都令他比较满意。每逢周末休息时,他会在母亲的陪同下定期回医院作检查,医生告诉王的母亲经过治疗,王小联的病情好转了许多。

听了医生的一番话,长期压抑在王妈妈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放下了。那天晚上,一家人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晚饭,温暖和轻松的氛围终于回到了这个小家庭里。

自此之后,王小联减少了去医院看病的频率,同时配来的药也开始有选择地吃了。王家父母认为既然病情稳定了许多,也就由着儿子去。平时王小联忙着学校里的工作,朋友之间的应酬也很多,通常回到家就倒头大睡。看着儿子的生活工作都渐入正轨,父母长长嘘出一口气。

2008年夏天,正是学生们放暑假的时候,王小联自然也享受着这个悠长的假期。王的母亲认为儿子已经走出了当时的阴影,于是就没了刻意在家陪他的打算了。一个人在家时,通常王小联都是睡到中午才起来,然后就开始坐在电脑前面打游戏,这样的日子随着暑气的日益加重而机械地重复着。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王小联心里其实仍然有着未能痊愈的伤口。虽然生活正常,工作忙

碌,6月份的时候他也收获了另一份爱情。但每每一个人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那时自己为瑶瑶的付出,以及瑶瑶的无情伤害,甚至幻觉有人在耳边讽刺……

失眠、头痛、烦躁,这种症状越来越强烈,让王小联自己透不过气来。而忙于工作的父母却未能及时察觉儿子的情绪变化,所以通常都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发泄情绪的出口。

2008年7月13日早晨,等到父母出门后,一袭黑衣的王小联戴上口罩,走上了一条犯罪的不归路。

一朝犯罪葬送美好前程

普陀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对此案进行了审问,审问过程中王小联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心理鉴定中心对王小联的心理状况做了鉴定,认为他患有抑郁症,存在明显的消极、厌世、自我评价甚低等症。虽然作案的动机并非完全脱离现实,但对自己行为的辨别和控制能力存在明显的削弱,所以他被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被逮捕后,王小联叙述道:“其实我知道自己肯定会被抓住,但无所谓,我没考虑这么多,其实我现在也是行尸走肉。”

“其实我自己不想这么做的,但是控制不住自己,我觉得好像只有通过抢劫别人,我压抑的心理才能得到释放。”

普陀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的劝告和父母的眼泪让狱中的王小联感慨万分,“我不应该放弃自己。”父母终于听到了王小联的反悔,可是已经太晚了。

这个年轻人面对的,是严酷的法律审判。而这个结果对于王小联的父母来说,太难接受了。

据《上海法治报》